

情爱与恩德，是她，还是她，坚守与成全，是聚，还是散，
当爱情、友情、恩情、道义不能得兼，他（她）们，将何去何从……

落霞孤鹜

张恨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落霞孤鹜

张恨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霞孤鹜/张恨水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420-7

I. 落…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8106号

落霞孤鹜

作 者 张恨水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010)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15.5印张 1插页 247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420-7

定 价 23.00元

自序

吾人作事，理知常有与感情冲突之日，而一涉儿女私情，尤所不免。当此时，苟非圣贤，恒踌躇无以救其穷，能决其趋向者，私人之利害而已。然即此利害趋避，人亦多取快于一时，而忘其将来，弭缝不善，终于身败名裂者，盖比比是。故求超人难，求完人难，求明于利害之人，亦无不难也。

或问如何可谓之可人？则吾书所单数主角，庶几近之。至其结果不同，则由于各人之个性者半，由于各人之环境者亦半。有甲乙二人于此，甲逞才，乙藏拙；甲贪功，乙守成；甲投机，乙率真，则成败之分，自乙多而甲少。然有人明知才不可逞，而环境逼之不能不逞；功不可贪，而环境诱之不能不贪；机不可投，而环境逆之不能不投。盖利害当前，即可几亦无从别辨之矣。此老子所谓，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者也，岂仅社会之罪恶而已哉！吾于是乎作《落霞孤鹜》。二十年五月十日张恨水序于旧都。

「目录」

第一回

①

雪巷遗金解囊感过客
妆台调粉对镜惜华年

第二回

⑦

濯帕心深情人劳素手
追踪路渺戏雪蹴蛮靴

第三回

⑬

忍泪受淫威鸡群独活
叩阊施急救虎口亲援

第四回

⑮

难报美人恩驰怀远道
欲烦青鸟使托意微资

第五回

⑮

折柬储愁无缘劳鲍叔
挑灯温梦何计托朱家

第六回

⑳

银饼学梭投狂奴折齿
鸠胶和蜜饮少女轻生

第七回

㉑

坠泪登车叹无家可别
倾心握手早有梦相亲

第八回

㉒

夜话缠绵可怜儿女意
深居寂寞无奈管弦声

第九回

㉓

索骥一仇人追尚囚凤
牵丝三月老故献藏珠

第十回

㉔

艳影重窥姻缘原是巧
灵犀暗合姓氏却疑同

第十一回

㉕

所举非人叨叨空弄舌
相知者我脉脉已倾心

第十二回

㉖

钿盒朝供求凰配犬子
铁窗昼闭人狱避狮威

第十三回

⑦9

听雨度凉宵怀人不寐
破门突火阵救友忘危

第十四回

⑧5

鸳鸯背人移酬恩割爱
鸾书当面押饮恨订婚

第十五回

⑨1

喜信飞来放怀探旧雨
佳期空到抚影泣新人

第十六回

⑨8

握手动幽情绿窗低诉
登堂飞喜色红烛高烧

第十七回

⑩4

霞鹜齐飞香车迎义友
薰莠同器蓬屋纳佳人

第十八回

⑪0

酌茗约清谈良宵缓度
拈花作微笑好梦将圆

第十九回

⑪6

闹市见情俦停车道故
寒家惊贵客割臂传神

第二十回

⑫3

曲访深居登堂疑独见
突惊绝艳纳币祝重来

第二十一回

⑬0

意外殊荣武冠许拙匠
当前奇耻钓饵嘱新人

第二十二回

⑬7

反翻思潮含羞遣翠袖
牺牲色相强笑入朱门

第二十三回

⑭4

踌躇夜深归灯前低问
蹊蹊路半约席上轻谈

第二十四回

⑮1

曲院逐芳姿暗偷罗帕
酒楼订后约亲送归车

第二十五回

158

岔语激良人含机失笑
忘情款爱友把茗移情

第二十六回

165

共感飘零羨称白玫瑰
都忘廉耻微讽野鸳鸯

第二十七回

172

情所未堪袱被辞家去
事非无意题笺续句来

第二十八回

179

锦字倚斜暗藏心上语
眼波流动频负局中棋

第二十九回

186

小会名园幽林藏密影
穷居客馆深夜落啼痕

第三十回

193

进退两无因徘徊践约
笑啼都不是委屈承欢

第三十一回

200

衣履隔夫妻突沾恶疾
闺房来姊妹渐布疑云

第三十二回

207

入幕兴谣暗疑不速客
挥毫明志立写绝交书

第三十三回

214

一纸露真情惊心坠地
双珠志别恨割席还家

第三十四回

221

引类过倡门邪言共诱
探踪到寒舍热泪同倾

第三十五回

228

朋友互欺当场来间谍
翁姑同拜舍命作情俘

第三十六回

235

百日困魔城怕看满月
一联留血泪惨失飞鸿

第一回

雪巷遗金解囊感过客
妆台调粉对镜惜华年

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气阴黯黯的，天上不见太阳，也不见云彩，只是雾沉沉的。旧京的东城，离城墙不远，有一条冷静的胡同，空荡荡的，家家都关闭着门户。似乎这胡同里的居民，都像这天气一样，萎靡不振。胡同尽头，有个成衣铺，铺外挑出一块布市招，在空气中微微摆动着，这可以知道有点风了。在这风里头，忽然撒鹅毛片似的，撒上一阵大雪。地面上立刻铺上了一层薄的白毡。这雪片落在地下，不曾有人踏破，整整的一片白色，非常之好看。全胡同里，一点声息没有，两边人家墙里头，杈杈桎桎的树枝，各伸出来，互相地望着。这雪一阵一阵涌了下来，向瓦上树上盖掩着，仿佛这树上也有点瑟瑟之声，如春蚕吃桑叶似的，然而这越显得这胡同是寂静的了。

许久许久，轰的一声，有一处人家把大门开了，接上大门闪动，自摇着门环响，这才打破了这胡同的沉寂。那大门楼下，跟着走出一个女孩子来，看那样子，也不过十六岁上下，虽然是大雪的天气，她身上还只穿了一件极薄的灰布棉袄，袖子短短的，露着两截光胳膊在外。那胳膊溜圆，倒显出筋肉的美，只是也不白，也不黄，冻得变成红色了。她那童化式的短发，不曾梳光，蓬松着满头，前面的头发，一直罩到眉际。不过虽是这样，她那鹅蛋脸儿，在憔悴的当中，终于还带了三分秀气。她右肘上挽了一个小菜篮子，倒插了一把秤，稀梭稀梭，一步一步踏着地上的干雪，向胡同口外走来。她身上没有插兜，两只手便插在短袄子衣襟底下取暖。她大概是冷得很厉害，只看她鼻子里呼吸出来的气，一阵一阵如水蒸气一般，知道空气严寒，她体温抵抗的程度了。她尽管这样低头走着，忽然停住了脚，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一想之

下，立刻两手浑身摸索一阵，一面摸索，一面回转身来，低头向雪地里寻找。

在她这样寻找的时候，旁边小胡同里，正好走出来一个短衣的汉子。那人行走极快，向胡同中间一步抢过来，弯着腰在雪地上捡了一样什么东西，起身便走。这女孩子看见，连忙大声喊道：“那位先生，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不要拿去。你做好事，不要捡了去，捡去了，我没有钱买菜，我就不能回家了。”那个汉子回头看了一下，向前跑得更凶，立刻就不见了。

这位小姑娘眼望追赶不上，站在雪地里发愣。一步动不得，那鹅毛片子似的雪花，没头没脸向她身上乱盖。她却丝毫也不觉到，只是手挽了一个小菜篮，呆呆地站着。这时，她身边来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穿了件西服大衣，将领子高高竖起，将脸遮了大半边。腋下夹了一个破旧的皮包，两手插在大衣袋里，人缩成一团，在雪地里低了头只管向前走。他走过了这女孩子面前，有点奇怪，怎么这大雪，站在胡同中间不动？原先还不十分注意，走过了几步，再回头一看，见那女孩子还是不动。这样一来，不由得他不注意了。便回转身来，遥遥对她看了一眼，便问道：“喂！这位姑娘，你怎么了？”

那女孩子望了他一望，似乎恢复了知觉，对他摇了一摇头，意思是叫他不要过问。那少年道：“姑娘，你是迷了方向呢，还是受了冻？”她依然摇了一摇头，不肯说出来。这少年倒为难了，置之不问吧，已经是和她说话了。要问出一个底细来吧，然而她总是不肯说。

正自犹豫着，旁边小门里，出来一个老妇人，身上倒穿得整齐，也挽了一个菜篮子，先呀了一声道：“落霞大妹子，你这是怎么了？”那少年倒奇怪，这样一个寒酸的女孩子，倒却有如此漂亮的一个名字，这是什么人呢？那落霞这才开口，就走近一步，迎着那老妇道：“冯家姥姥，你瞧，我今天倒霉极了。一出大门，把一块五毛钱的菜钱丢了。丢了倒也算了，我亲眼看见一个人捡着跑了。”那老妇听说，两道眼光，不由得就向那少年身上射了过来。少年笑道：“姑娘，你总认得那人，不是我捡了吧？”落霞道：“先生，我没有说你呀。”冯姥姥道：“大妹子，你丢了钱怎么办？回家去不挨打吗？”落霞道：“挨打？那是好了我了，恐怕还要在雪地里罚跪呢！姥姥，你修修德，送我回去一趟，给我们太太讲个情，别说钱是丢的，就说有人在我手上抢去的得了！”她说这话，两眼望了人家，一汪眼泪，几乎要掉了下来。

冯姥姥道：“送你回去也不要紧，但是这个时候，你们老爷太太，不见得都起来吧？若是他们没有起来就去说情，把他们吵起来了，更是替你加上一份子罪，那又何必呢？”她想这话是对了，站着说不出话来。冯姥姥道：“我

是极愿帮你的忙，可是我真拿不起那一块五毛钱，要不，我真给你垫上，免得你今天回家去受罪。”落霞道：“我昨天摔了两个茶杯，一顿打还记在账上呢。今天再丢了这些钱，我真别想活着了。我也不回家了，我想法子逃命去了。”冯姥姥道：“小姑娘，别瞎说话！你要逃命，往哪里逃？”

那少年夹了一个旧皮包，依然站在雪地里呆望着，见她俩人说了这久的话，依然没有结果，就对那老妇道：“老太太，我要多一句话，若有了一块五毛钱，这姑娘就没有事了吗？”那冯姥姥道：“那自然。要不，先生你借给我一块五毛，你告诉我府上在哪里，明天我儿子发下工钱来了，我让他送到府上去。”那少年道：“这样一个小忙，我还算帮得起，也用不着谈什么借不借，还不还。”说时，在身上掏出一卷票子，也有钞票，也有铜元票，胡乱卷在一处的。他掏了出来，数了一元五角，交给老妇手上，笑道：“二位这可不用为难了。”冯姥姥接着钱，不觉打了一个蹲，口里连声道谢。一回头，见落霞还是呆望着，便道：“大妹子，你也谢谢人家，别发愣啦！”落霞这才和那少年微鞠着躬，道了一声谢。那少年只说一声，很小的事，也就转身走了。

冯姥姥将钱交给落霞道：“你造化！遇到这位……哟！你瞧，我们一对糊涂虫，萍水相逢，要人帮了忙，怎么连人家高姓大名，都不问上一声，这真有些说不过去了。”落霞道：“不要紧，这个人，常走这里过的，我碰见过他多次，下次遇见了他，我请教他就是了。”冯姥姥道：“下次知道碰得着碰不着。就是碰得着，也要今天问人家才合理。”落霞道：“机会反正是错过去了，悔也来不及，现在我们一块儿上菜市去吧。”冯姥姥空抱怨了一阵子，没有法子补救，也就算了。

一个钟头以后，落霞和冯姥姥由菜市上买了菜回来，那胡同里的雪已是落有好几寸厚，刚才自己站着发呆的地方，剩下的脚印，让过路的，踏成了一遍，又薄薄地盖上一层雪了。冯姥姥到了家门口，叮嘱道：“好好回去做事吧，可别把这话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你更有一顿重打，我还要招怪呢。”落霞道：“你老人家放心，我哪有那样不懂事，这样的话，我都去告诉人吗？”说着，又向她道了谢，然后回家。

这时，已有十点钟了。落霞的主人赵重甫，已经起来了，正披了大衣，吩咐包车夫拉车，要去上衙门，一见落霞回来，便正着脸色向她道：“你今天买菜，怎么去这样久？事情都没有人做，你太太叫了好几遍了。”落霞听了这话，赶忙提了菜篮子进厨房。女仆杨妈，抄了两手，坐在灶前烤火。便道：“你这孩子，今天去这样久，有许多事，我都替你做了。阎王婆等着你温牛乳喝，

还不上前做去。”落霞道：“我今天……”杨妈道：“你不必和我说了。你赶快做事去是正经，有什么大理，和阎王婆说去吧。”说毕，倒笑起来了。

落霞见她如此说，恐怕女主人赵太太有什么要紧的事相找，也未可知。只得拍了一拍身上的碎雪，又伸手摸了一摸头上蓬乱的头发，然后忙向太太房子里来。但是刚走到屋子门口，只听到赵太太在屋子里咳嗽了一声，就不觉胆子向下一落，脚顿了一顿，然后慢慢地挨门而进。

一进屋子门，只见赵太太拥了棉被，斜靠了床坐着，手上拿了一支烟卷，很自在的抽着。一见落霞进来，便骂道：“死东西，上街一趟你就忘了回来了。不定偷了我多少钱，在街上买东西吃。你说，你今天为什么去了这样久？”落霞道：“因为下雪……”赵太太也不等她说完，就向她大喝一声道：“下雪怎么样？下雪的时候，不要吃饭了！无论你做错了什么事，你总有话说。”落霞见太太这样批评，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就是赵太太要她做什么事，也不敢去过问，只望了赵太太发呆，两只手放在衣服底下也不好，垂下来也不好，抬起来也不好，两只光手臂，轻轻抚摸了一番，向后退着，靠了一个桌子角，也不知道怎样好。

赵太太瞪了眼睛骂道：“死东西，又变成这种死相了！”说时，弯了腰在床前捡起一只鞋，向落霞劈头抛了过来。落霞将身一闪，那鞋子不偏不倚，啪的一声，反而打在脸上。落霞抽出怀里一块旧手绢，将脸上的一块青灰，擦了一擦，依然站着。赵太太道：“该死的东西，你怎么又变了死相了，还不把那只鞋子，给我捡了过来，我不要下床吗？”落霞看看那情形，不捡过去是不行，只得一弯腰将鞋子捡了，轻轻地送到床面前，放在踏脚的地毯上。赵太太下了床，踏了自己的鞋子，用手向落霞一推道：“滚了过去吧，我看见你就要生气。”她这一下，推得非常用力，落霞几乎向前一栽。但是落霞对于这件事，不但不恨她太太，反觉得是受了皇恩大赦一样，连忙走了出去。自己心里对于今天失钱的事，却也无所谓，心里先只惦记着，昨天打破两只杯子的事情，今天不知道要怎样地交账。现在见太太并不追问，这真是平平安安逃出了一个关劫，不能不庆幸了。

出了女主人的房，自己就溜到自己屋子里去，用温水洗了一把手，全手臂抹了一些冻疮药。一张破茶几，当了洗脸架子，就放在一个窄窗户前。在这里，窗户直梁上有一个钉子，挂着一面一裂两开的镜子，可以照着自己一个不全的影子。自己对了镜子忖度了一番，心想：就凭我这种样子，是哪里有什么贱相，应该给人当丫头奴才的？那个拐小孩子的拐子，只图着几块钱，就

害了我一生，今天那个送钱给我的人，不知道他猜我什么人？但是凭我这种衣服，又装出那种可怜的样子，他未必不知道我是个丫头。一想到这里，把原来不很大挂心的事，不由得要细细地玩味起来。心想那个人决计不是中下等人，是个中等以上的人。常是看见他夹了一个皮包，由这胡同过去，或者由胡同那边过来，似乎是个文墨中人。但是也不像是个学生，有时他穿长衫，也加上一件青呢马褂，或者是个机关上的人吧？那人说话，也带些南边口音，当然不是北边人，也不是个久住北京的人。只管把这个人的情形，细细推想着，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影子，影子看着了人，人却没有看着影子，眼睛所看到的，恍惚是一胡同雪，自己站在雪地里呢。她的屋子，便是杨妈的屋子，她不过有一扇小门板，搭了一个小铺，住在一边罢了。

这时，杨妈进来了。先还不曾注意，以为她在照镜子，后来见她老对镜子望着，不曾离开，这事可有些奇怪了。因道：“喂！你在做什么？早上的事，你做完了吗？为什么老望着这面镜子？”落霞这时才醒悟过来，笑道：“我告诉你一件事。”只说了这七个字，向着杨妈摇了一摇头道：“算了，我还是不说吧。”杨妈道：“去吧，去做事是正经，哪个要听你那些不相干的话。还有好几间屋子里的地，不曾扫呢！”就在这时，早听得有人叫了一声落霞。杨妈道：“你瞧，大小姐在叫了，就是她屋子里的地还没有扫，你真不怕她麻烦吗？”落霞也来不及和杨妈说什么，已是飞步向赵小姐屋子里而去。

这赵小姐芳名婉芳，为人却又是一样，不婉不芳。这时她坐在一张梳妆台面前，已是梳洗完了，两手正调着香粉，满脸地搽抹，在镜子里看到落霞进来，回转头，恶狠狠地对她瞪了一眼道：“你还记得到我这里来？这样冷的天，炉子里的煤，添一回你就想了事。”落霞料着是叫来向铁炉子里添煤，一看盛煤块的铁斗，已是空了，就提了煤斗，要去装煤。婉芳道：“谁要你忙着去装煤，给我倒一杯热茶来。”落霞听说，于是放下了煤斗，给小姐倒茶去。倒了一杯热茶，两手捧着，兢兢业业，放到梳妆台上。

婉芳右手拿了一把小牙梳，正在梳理她额前的刘海发，左手拿了茶杯的把子，很随便地就将这杯茶向嘴里送，只呷了一口，“哟”了一声，将杯子向下一放，骂道：“叫你倒热一点的，你就倒这样滚热的，把我的舌头都要烫焦了。”落霞不敢做声，只呆在一边。但是她将刘海梳了几下之后，慢慢地也就把这杯茶喝下去了。因道：“我要看报去，把我桌上的东西，给我收拾收拾。那两小瓶子香粉，给我并拢装到那个空的大瓶子里去。这粉要值两块钱一瓶，你不要撒了我的。我知道了，可不依你。”说毕，她自走了。

落霞见梳妆台上一二十样化妆品，弄得乱七八糟，只得慢慢地清理了一番。清理过了，留着两个香粉瓶子在一边。真怕装粉的时候，一会把粉撒了，因之先拿了两张干净纸，铺在桌上，然后在梳妆台屉子里，取出了个银挖耳耙子，对着那纸，将粉由小瓶子里，缓缓地向大瓶子里灌。手里装粉，偶然一抬头，看见那面大圆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这比自己那面破镜子照得更清楚了。情不自禁，用手指头蘸了一点香粉，就要向脸上搽。手指刚挨到脸，连忙放下来，自己心里自骂道：“还高什么兴，打算搽香粉？知道了，不打也要挨一顿重骂。搽香粉，你这脸配吗？”想到这里，又不免再向镜子里，仔细看看自己的脸。

看过了一番，觉得自己虽不怎样美丽，然而以小姐而论，她是一张马脸，而且皮肤也很黄，她每天几次用脂粉和润皮肤的化妆品去搽抹，也未见得美。她知道自己是马脸，把前面的刘海发，梳得长长的，来盖住她脸的长度，这也不算什么特出心裁的装饰。她是今天这样一件新衣，明天那样一件新衣，只拣新式样做，居然有人称她美丽，她自己也很自负。天下的女子，没有不觉得自己长得美丽的，有衣服穿、有化妆品用的小姐们，在“美丽”两字上，还要自加上“特别”两个字，纵然有缺点，她也以为那可以掩饰过去，无关大体的。像当丫头的，就不然了。一天到晚，受人家的糟蹋，自己也觉头来不及梳，衣服来不及洗，总是让人说着寒蠢。设若我也是人家的小姐，现在正是鼓儿词上的话，年刚二八，换上好衣服，配上好化妆品，我们小姐这样子总也有，何况我就比她小个四五岁哩！咳！这样好的青春年少，我就是搽着煤烟，裂着手臂过去，说起来真也可惜。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啪”的一声，手上拿的那小玻璃瓶，也不知怎样地会脱了手，向地板上一落。玻璃瓶子打碎了不要紧，若是把香粉泼了，这可不得了。立刻打断了一切的念头，一阵阵身上冒着冷汗，正是：

已到情天将凿候，不经意处有愁来。

第二回

濯帕心深倩人劳素手
追踪路渺戏雪蹴蛮靴

却说落霞正在调弄香粉，想到了自己的年岁与身份问题，只管出神，不觉把玻璃瓶落在地板上了。连忙弯腰一看，所幸瓶子是装满香粉的，虽然跌落下来，还只跌了一道纵的裂痕，未曾破开，连忙捡了起来，匆匆忙忙，换个玻璃瓶装了。这个玻璃瓶子，不能让大小姐看见，便揣在衣兜里，以便等到出门时，丢到大街上去。大小姐也因为她的表弟朱柳风要来，将小书房里检点了一番，拿了一本新出版的翻译小说，坐在沙发上看，落霞慢说是打碎了一只小玻璃瓶子，就是打碎了她再大些的东西，她也来不及过问了。

过了一会儿，大门外按着电铃响，婉芳连忙喊道：“落霞落霞，开门去，开门去。”她一面说着，一面跑进来找人。落霞听到她那样急促的呼声叫去开门，便知道是朱家表少爷来了。因为这样两种暗号，可以识别，第一是那铃声响得非常长久。第二是婉芳来叫去开门，因为若是别人来了，小姐是绝对不去注意的。

落霞抢着去开门，婉芳也抢着到书房里去。刚坐下，拿起那本小说，便听到外面皮鞋响声，是表弟到了。分明听到他拉着门，已是进来了，却把两只眼睛，死命盯住在书本上，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有客进来似的。柳风道：“真用功呀，人进来了都不知道。”婉芳一抬头，“哟”了一声道：“这真对不住，我看书看糊涂了。”一面说着，一面站起身来，将书向沙发上一扔，伸了一个懒腰，向着柳风笑道：“外面大雪停了没有？天气冷得很，我怕你不会来的呢。”柳风笑道：“我从来不肯失信的，说了来我准来。”婉芳道：“那么，可以奖励一下子，就在我这里吃午饭吧。我叫他们给你蒸上一腿南京鸭子，再扇上一个

火锅，好不好？”柳风沉吟着道：“照说是极优待了，但是我十二点多钟，还约会了一个朋友，恐怕来不及在这里吃饭了。”婉芳道：“你既然有事，那就敢强留了。”一面说着，一面坐下来，懒懒地把那本书又捧起来看。柳风笑了笑，便道：“我去看看姑母去。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起来没有。”他说着，自向上房里走。

赵太太坐在堂屋里，围了炉子坐着，看到玻璃窗外院子里的雪，已经慢慢衰微下来，落得不是那样大，便道：“咳！可惜一场雪，只下了七八成，再下一两个钟头大的，这雪就好看了。”柳风一推门进来，赵太太见他穿了格子花呢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白绒绳围巾，便道：“你不是到书房里去了吗？怎么大衣也没有脱？”柳风道：“我就要走的，由门口经过，顺便进来看看。”赵太太道：“下雪的天，在家里烤烤火多好，就不必到处乱跑了。”柳风笑道：“做男子的，哪里能够像太太小姐一样，可以平平安安在家里烤火？”

说到这里，杨妈进来了，笑道：“表少爷，这样冷天，还是穿中国衣服好，西装受不了呀。”柳风道：“我穿了西装，也就不觉得冷了。”杨妈抿嘴笑道：“既是不觉得冷，为什么不脱大衣呢？”柳风道：“我就要走的。”杨妈道：“那不好，你要吃了午饭去。小姐给你预备了咸鸭子，又预备下了火锅，你不吃了去，太对不住人了。”柳风道：“落霞怎不来说话，她一开门，就不见了。”再要说时，婉芳进来了，对杨妈微微瞪了一眼道：“你知道什么？乱留客。你想想是吃火锅咸鸭要紧呢，还是去做事要紧呢？表少爷很忙，你拼命地留住人家，他就是吃了饭，心里也是挂记着他的事，吃得一点不舒服。”柳风笑道：“表姐越来越会说，叫我真没有法子分辩。”一面说着，一面脱大衣。

大衣脱下来，杨妈接过来了，他就除下围巾，随手要交给杨妈。婉芳道：“杨妈，你可别接着表少爷的大衣，人家真有事呢。你瞧，帽子都忘了摘了。”柳风取下帽子，向婉芳拱了一拱手道：“得！表姐，你包涵一点，我认错了。”赵太太先只坐在一边微笑，见柳风有一种讨饶的样子，这才道：“婉芳是怕你不吃饭，所以拿话气你，你不要信她。我也是无聊得很，你就在这屋子里烤火，陪着我谈谈吧。”

杨妈见表少爷已经留下来了，用不着站在这里，就把大衣和帽子，一齐送到婉芳卧室里去。一个人自言自语地道：“饭都预备好了，又要添菜，死冷的天，只管找了事给人家做。”落霞在屋子里拿东西，便道：“你骂哪个？听到了可是祸。不是你在堂屋里留客吗？背后又说别人，谁叫你作那本人情账？”杨妈道：“我才管不着呢。我在表少爷头上做什么人情？我是话匣子，替人

家说的，不说也得成啦。”

落霞有一句话正待要说，婉芳却匆匆忙忙地跑来了，接过大衣，在大衣上几个袋里都搜索了一遍，在里面袋里，掏出了一封信，半张电影院的戏票，都仔细地看了一看。看过之后，似乎没有得着什么成绩，将票子和信，依然向袋里揣进去。这才回转头来一看，杨妈走了，落霞还在这里。因问道：“刚才你们两个人说些什么？”落霞道：“我没有说什么，杨妈说这大衣的呢子很好。”婉芳笑道：“朱少爷的东西，哪里有坏的，他是一个最爱美的人呢。你看，他比秋天长得更清秀不是？”落霞虽没有仔细去看表少爷的风采，但是小姐肯和自己谈话，那就是极端高兴的时候，一个月也难碰一次的，这个可以见好的机会，不可错过了，便笑道：“可不是，他穿西装最好看。”

婉芳很高兴，就复身到堂屋里来，望着柳风笑。柳风道：“表姐望着我笑什么？”婉芳道：“你们男子爱说女人俏皮不怕冻，现在看看你们男子怎么样？不也是只要俏，冻得跳吗？”赵太太道：“冷倒罢了，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也要劝柳风暂时不穿西装为妙。”柳风道：“还有一件什么事呢？”赵太太道：“现在军警机关，捉革命党捉得很厉害，穿西装在满街跑的人，都要受一点嫌疑。”柳风笑道：“捉革命党？不要笑死鬼了。你们这附近，就有个革命党窠子，军警机关可曾正眼看人家一看？”赵太太瞪了眼，呀了一声道：“什么？我们这里有革命党窠子，在什么地方？”柳风道：“就是这胡同前面的求仁中学。”婉芳道：“这可见得你是瞎说了。那学校只办了一两个学期，学生全是些小孩子。他们哪里会做革命党？”柳风道：“学生不革命，教员不能革命吗？本校教员，不许借这地方做机关吗？”婉芳道：“只要你不混进去冒那个危险就是了，管他怎样闹。”

朱柳风听了这话，却望着婉芳微笑。婉芳虽不知道他笑的用意何在，反正是对着自己笑，不由得心里一阵痒，也向柳风笑起来。可是一看母亲在这里，这笑笑得有点尴尬，连忙将笑容收了，就对他道：“你看你口袋里那条手绢，脏得那样，我给你洗一洗吧。”柳风听说，便笑着道了一声“劳驾”，将上下口袋里两条手绢都交给了婉芳。

婉芳笑着接了，就问还有没有，柳风笑道：“有是还有两条，放在大衣袋里，劳你的驾，在大衣袋里给我拿一拿。”婉芳笑道：“那不好，你袋里恐怕有我不能看的東西，若是我掏了你的衣袋，很犯嫌疑的。”柳风道：“没有关系，我袋里绝对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有的，对于姑丈家里，也没有不能公开的。”婉芳笑道：“你这话说得真大方，那么，我不能不一齐拿去洗了。”说着走出堂

屋来，将落霞叫到自己屋子里来，拿出四条手绢，交给她道：“用我的香胰子，使劲把这手绢擦一擦，回头我对表少爷说是我洗的，你可不许多嘴！”落霞答应，就在屋子里洗，婉芳自在一边看守着，洗得干净，她就接过，带上堂屋，放在炉子边烤。

落霞随后跟到堂屋，只见柳风尽管向婉芳道谢。眼光可不住地向落霞射来，落霞以为他或者知道内容，也不理会有别意。婉芳道：“这又谢什么？哪回你脱下的衬衫，送一件来，我给你洗洗看，包是不亚于洗衣房里出来的东西。”落霞在一边听见，心想，这倒好，四条手绢刚洗得，又给我下了一件衬衫的定钱了。但是这四条手绢的魔力，果然不小，柳风已是欢欢喜喜地在姑母一处吃饭。

吃饭的时候，赵太太又说：“姑丈这几天很忙，老是不能回家来吃饭。总长很听他的话，有升任司长的希望，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姑丈说，你也在部里找个位置，不要在洋行里混那三四十块钱的小事了。”婉芳便插嘴道：“那是的。我想一个一等科员，表弟总可以担任，父亲名下，有自己一个亲信的人办事，也可以放心些，妈，你说是不是？”赵太太点头道：“那是当然。你父亲的事情发表了，我一定对他说，要把这事办成功的。”柳风听她母女两人，谈来谈去，都是对自己一番好意，陪着吃过了饭，就不好意思再说要走的话，就陪了她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向下谈着。

在他们自己当事人，却也无所谓，落霞在一边看见，心里便添上了一个疙瘩。我们小姐真有本事，表少爷进门之后，大衣也没有脱，本来马上就要走的，不料她三言两语，就把客留下了。不但留下了，而且还把他留下了这样久。这样看起来，男子究竟是容易软化的，就看女子的手段如何罢了。表少爷虽不是什么美少年，总比我们小姐高上一两个码子，然而他一见了她，就加倍地迷恋，可见得女子在颜色以外，另外还有一种制男子的手腕。心里这样地想着，对于婉芳的行动，也就不住地注意。日里看见了，晚上睡到床上去，就情不自禁地，把这些男女问题，慢慢想了起来。然而转身想到自己，一个当丫头的，哪里有男女问题可谈，连身家性命，完全都是缥缈的，还去想这些闲风情做什么？因此，每每想到半夜，又把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完全推翻。脑筋里，从来没有留过男人的影子，有之，便是最近那个帮助一回钱的少年。对于他虽没有情字可谈，然而萍水相逢，得了他慨然地帮助我，而且连姓名也不曾说，心里未免过不去，怎能一点影子没有？可是看他那情形，钱并不是交到我手里，当然是无意于我的。我虽是个苦孩子，岂能为着人家